

輝縣志

卷十九

三十一

第捌冊

輝縣志卷十九

輝縣知縣縣筑周際華石藩纂輯

藝文志五

賦

國朝

蘇門山賦

孫用正

余生長茲土咫尺蘇門竹筇纏屨早暮相尋益不知其
幾十百回矣然亦僅識其面貌耳愧肉眼之皮相使青
山之笑人甲辰之歲時維暮春釣陽返憩息於衛濱漱
泉石濯塵襟以登以眺高唱微吟悠悠然其有會如緇
交之伊新聞之兩山對峙曰門蘇門者樵蘇之門也踞

百泉之上故又曰百門其山屈曲纏大如拳草木濯濯
容色黯然胡爲擅中原之令譽歷千載而永傳論者謂
茲山也因泉而得名者也彼太行之西南而東北也爰
崇翠峯曲折蜿蜒昂首掉背飛舞騰騫渴飲東海飢刷
幽燕作遼左之門戶爲冀北之關闈爾乃餘支剩派顧
盼盤桓如羣鳥之翔而下集峯迴勢轉虎踞龍盤上接
方山之秀氣下洩靈異於百泉砂隙石竇脈脈涓涓噴
吐麝涕細碎清漣其始也貫纍繫於珠樹繼乃散冰顆
爲玉烟水面則亭臺交錯波底則荇藻相牽魚蝦游泳
鷗鷺飛還四時變態氣象萬千是故登斯山也覽斯泉
也覺耳目之頓異有樂而忘返者矣然其所以爲異者

猶在水而不在山也至於琳官錯落貝闕莊嚴局擎傑
閣低啟幽軒晨鐘暮鼓佛號喧聞人爭謂勝地供人爲
點綴而不知皆山之所謂贊瘤者也若夫春華秋月永
日京天呼朋載酒聯袂摩肩笑囊詩韻屐齒爭先或則
攀烟巒之巒巒或則藉芳草之阡阡或則嘯歌喉於崖
畔或則逞雄辯於詞壇或則抒高懷而望遠或則抽幽
思以凭欄庶幾哉蘭亭勝事雅集羣賢紀快遊於此日
續遺響於當年而山靈猶若苦爲晉接者惟是石上尋
異人之跡洞中訪出世之仙舞蝌蚪於古篆問九轉於
還丹長春子示我以秘鑑而處元處端飲我以瓊筵眼
底塵世頓隔仙凡雲中雞犬非復人間山之所以表異

者或在此乎乃睇而視之靜而聽之猶若未愜其意首
頓俯首而無言噫嘻吾知之矣山不在高各有所托元
氣渾淪不雕不琢全我本來守我樸拙既不欲與飛來
諸峯共其玲瓏又不欲與吳山虎邱爭其閑熟儼然守
道君子也深自退藏而惟恐不密者也以故高士擇地
晉有孫登浮雲富貴塵土簪纓相視莫逆托跡山中百
世而下登其臺者猶將聆一絃之清韻聞長嘯之鸞聲
後誰嗣響厥惟康節不扇不爐棲身土穴頓悟先天振
古豪傑遂使蘇門一片石爲天根月窟之樞紐而嵩華
泰岱舉不足與較其夐絕因之周程夫子姚許諸公或
師或友負笈擔笠建太極之書院闢大道之蠶叢自宋

訖明人文代起希聖希賢淵源濟美屬在後起者孰不
溯活水之源頭向高山而欽仰止然則斯山也直可謂
尼邱分體鄒魯鍾靈斯文借以不墜學術賴以振興豈
猶夫一邱一壑徒以供騷人墨客之遊賞而無闢重輕
者哉乃賦其事而繫以歌歌曰山之趾曰石齒齒泉且
旨兮山之阿高人之窩永不磨兮山之巔以嘯而傳高
不可攀兮山之中賢哲挺生多士景從兮蘇門兮百門

兮

詩

周

柏舟

共姜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髡彼兩髦實爲我儀之死矢靡他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髡彼兩髦實爲我特之死矢靡慝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思歸引

衛女

昔衛侯有女趙王聞其賢聘之未至而王薨太子欲留
之女不聽拘於深宮欲歸不得援琴而歌曰

涓涓泉水流於淇兮有懷於衛靡日不思執節不移兮
行不驟輶輶何辜兮離厥菑嗟乎何辜兮離厥菑

涓涓泉水流於淇兮有懷於衛靡日不思執節不移兮
行不謳隨坎坷何辜兮離厥菑

魏

酒會詩

嵇康

樂哉苑中遊周覽無窮已百卉吐芳華崇基邈高跱林
木紛交錯元池戲鯈鯉輕丸鷁翔禽纖綸出鱠鮪坐中
發美讚異氣同音軌臨川獻清酤微歌發皓齒素琴揮
雅操清聲隨風起斯會豈不樂恨無東野子酒中念幽
人守故彌終始但當體七絃寄心在知已

唐

七賢堂

朱灣

嘗慕晉高士放心耽沉冥湛然對玉壺土木爲我形下
馬覓陳迹披榛詣荒庭相看兩不言猶爲醉未醒長嘯

或可擬幽琴難再聽同心不共世空見蘇門青

嘯臺

賈島

如聞長嘯春風裏荆棘叢邊訪舊蹤地接蘇門山近遠
荒臺突兀祇高峰

宋

蘇門夜雨

周敦頤

秋風拂盡熱半夜雨淋漓遶屋是芭蕉一枕高響閨恰
似釣魚船棚底睡覺時

安樂窩

邵雍

安樂窩中一部書號云皇極意何如春秋禮樂能遺則
父子君臣可廢乎浩浩羲軒開闢後巍巍堯舜協和初

炎炎湯武平戈外構柂植文弓劍餘日月星辰高照
帝王廟廟大鋪舒幾千百主出規制數萬億年成楷模
治久便輕強跋扈患深仍念惡驅除才堪名世有時有
智可濟時無世無既往盡歸閑指點未來須俟別支吾
不知造化誰爲主生出許多奇丈夫

安樂窩中詩一編自歌自咏自怡然陶鎔水石閑勲業
銓擇風花靜事權意去乍乘千里馬興來初上九重天
歡時更改兩三字醉後吟哦五七篇直恐心通雲外月
又疑身是洞中仙銀河洶湧翻晴浪玉樹查牙生紫烟
萬物有情皆可狀百骸無病不能蠲命題濫被神相助
得句謬爲人所傳肯讓貴家常奏樂寧慙富室贋收錢

若條此過知何限因甚臺官獨未言

安樂窩中一炷香凌晨焚意豈尋常禍如許免人須誚
富若待求天可量且異緇黃徽廟貌又殊兒女裏衣裳
中孚起信寧煩禱无妄生災未易禳虛室清冷都是白
靈臺瑩靜別生光觀風禦寇心方醉對景顏淵坐正忘
赤水有珠涵造化泥丸無物隔青蒼生爲男子仍身健
時遇昌辰更歲穰日用照臨功自大君臣底慶效何長
非徒聞道至於此金玉誰家不滿堂

安樂窩中酒一罇非唯養氣又頤真頻頻到口微成醉
拍拍滿懷都是春何異君臣初際會又同天地乍綱綢
醺酣情味難名狀醞釀功夫莫指陳斟有淺深存變理

飲無多少寄經綸
卷舒萬世興亡手出入千重雲水
雨後靜觀山意思風前閑看月精神
這般事業權衡
振古英雄恐未聞

安樂窩八詠

邵雍

安樂窩中快活人閑來四物幸相親一編詩逸收花月
一部書嚴驚鬼神一炷香清冲宇泰一樽酒美湛天真
太平自慶何多也惟願君王壽萬春

安樂窩中事事無惟存一部伏羲書倦時就枕不必睡
忻後攜筇任所趨准备點茶收露水隄防合藥種魚蔬
苟非先聖開蒙吝幾作人間淺丈夫

安樂窩中弄舊編舊編將絕又重聯燈前燭下三千日

水畔花間二十年有主山河難占籍無爭風月任收權
閒吟閒咏人休問此箇功夫世不傳

安樂窩中春夢回畧無塵事可裝懷輕風一霎座中過
清樂數聲天外來日影轉時從杖履花陰交處傍樽罍
人間未若吾鄉好又况吾鄉多俊才

安樂窩中春夢時閉門慵坐客來稀瀟瀟微雨竹間霽
嚙嚙翠禽花上飛好景盡將詩紀錄歡情須用酒維持
自餘身外無窮事皆可掉頭稱不知

安樂窩中甚不貧中間有樹可容身儒風一變至於道
和氣四時長若春日月作明明白言成信信用人
唯人與日不相違過此何嘗更語真

安樂窩中雖不拘不拘終不失吾儒輕醇酒用小盞飲
蒙莊詩將大字書花木暄妍春雨後山川澄淨九秋飴
閒中意思長多少無忝人間一丈夫

安樂窩前小江曲新蒲細柳年年綠眼前隨分好光陰
誰道人生多不足

安樂窩

邵雍

堯夫何所有一色得天和夏住長生洞冬居安樂窩鶯
花供放適風月助吟歌料人間樂無如我最多

春郊十詠

有序

邵雍

予家有園數十畝皆桃李梨杏之類在衛之西郊自始
營十餘載矣未嘗無種花之開屬以男子之常事也去

年冬會病歸自京即至今年春始遇花之繁茂復悼身
之窮處故有春郊詩一什雖不合於雅焉抑亦導於情
耳慶歷丁亥歲

春郊閒居

居處雖近郭不欲登城市盡日客不來至夜門猶閉院
靜春正濃廄閑晝復寐誰知藜藿中自有詩書味

春郊閒步

病起復驚春攜筇看野新水邊逢釣者龐上見耕人訪
彼形容苦醉予家業貧自慙康濟力未得遂生民

春郊芳草

春風必有刀離腸被君斷春風旣無刀芳草何人剪

擣不復接草剪益還生誰人有芳酒爲我高歌傾

春郊花開

桃李正芬敷花繁覆敝廬亂香尋密牖碎影下前除靜
遙晝眠後輕攀春醉餘縱然觀盡日誰敢罪狂疎

春郊寒食

郭外花亦繁不謂繁花失幸非在郭中不見繁華物不
寒不暖天半陰半晴日花外鞶韁鳴月隔鞶韁出

春郊晚望

風暖鶯嗚禽天低薄薄陰烟容凝壠曲雨意弄河心柳
隔高城遠花藏舊縣深獨憐身臥病猶許後春尋

春郊雨中

九野散漫漫連昏鳥道間坐中迷遠樹門外失前山
襪耕夫喜解綆居者閒騷人正凝顚天際意初還

春郊雨後

雨歇蕩餘春天光露太真茵鋪芳草軟錦濯爛花新風
觸營簧健烟舒柳帶勻如何當此景閒臥度昌辰

春郊舊酒

花開風雨後忍病欲消磨未是疎狂極其如困頓何梁
間新燕亂天外去鴻多總是灰心事冥焉晝午過

春郊花落

春暮多風雨離披滿後園曉餘殘片擁晴外亂紅翻香
涇難留裏嬌心絕弄繁成蹊是桃李狼藉尙無言